

黄昏的观前街

HUANG HUN DE GUAN QIAN JIE

郑振铎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目 录

辑 一 山中杂记

- 3 前记——山中通信
7 月夜之话
13 山中的历日
18 塔山公园
22 蝉与纺织娘
26 苦鴉子
29 不速之客
33 山市

辑 二 海 燕

- 39 蝴蝶的文学
51 离别
56 海燕
59 大佛寺
63 阿剌伯人
66 同舟者
72 宴之趣
77 黄昏的观前街

辑 三 西行书简

- 83 题记
84 从清华园到宣化

- 88 大同
93 云岗
110 从丰镇到平地泉
115 归绥的四“召”
118 百灵庙之一
123 百灵庙之二
126 百灵庙之三
129 昭君墓
133 包头

辑 四 蛰居散记

- 137 新序
139 《蛰居散记》自序
141 暮影笼罩了一切
145 鹈鹕与鱼
149 最后一课
153 烧书记
158 从“轧”米到“踏”米
163 韬奋的最后
168 记吴瞿安先生
173 记复社
177 售书记
181 我的邻居们
184 忆愈之

辑 五 集外拾翠之一

- 191 欢迎太戈尔
196 街血洗去后
198 纪念几位今年逝去的友人

- 210 记黄小泉先生
213 北平
223 永在的温情——纪念鲁迅先生
229 一个女间谍
232 吴佩孚的生与死
236 惜周作人
239 悼夏丐尊先生
245 悼许地山先生
250 悼李公朴闻一多二先生
255 想起和济之同在一处的日子
260 忆六逸先生
264 忆贤江
267 哭佩弦

辑 六 集外拾翠之二

- 273 鲁迅——“民族魂”
276 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
282 峇厘观舞记
286 轻歌妙舞送黄昏——观印度卡玛拉姊妹的表演后作
289 赞歌朝霞般的舞蹈——观印度乌黛·香卡舞蹈团的演出后
293 长安行——考古游记之一
297 春风满洛城——考古游记之二
302 郑州，殷的故城——考古游记之三
307 金梁桥外月如霜——考古游记之四
311 石湖
315 悼王统照先生
320 苏州赞歌
323 编后记



辑一 山中杂记

铁路管理学校时期的郑振铎

前 记

——山中通信

亲爱的诸友：

二十四日^①很早的起来，几乎近二三年来没有起得那末早过，匆匆的赶到车站，恰好高先生和唐先生也到了。这一次真不能不走。一则因为有好同伴，一路上可以谈谈，二则在上海实在不能做事，几乎有两个礼拜没有做事了，再不到清静些的地方，专心做些事，真要不了。因此便决心立刻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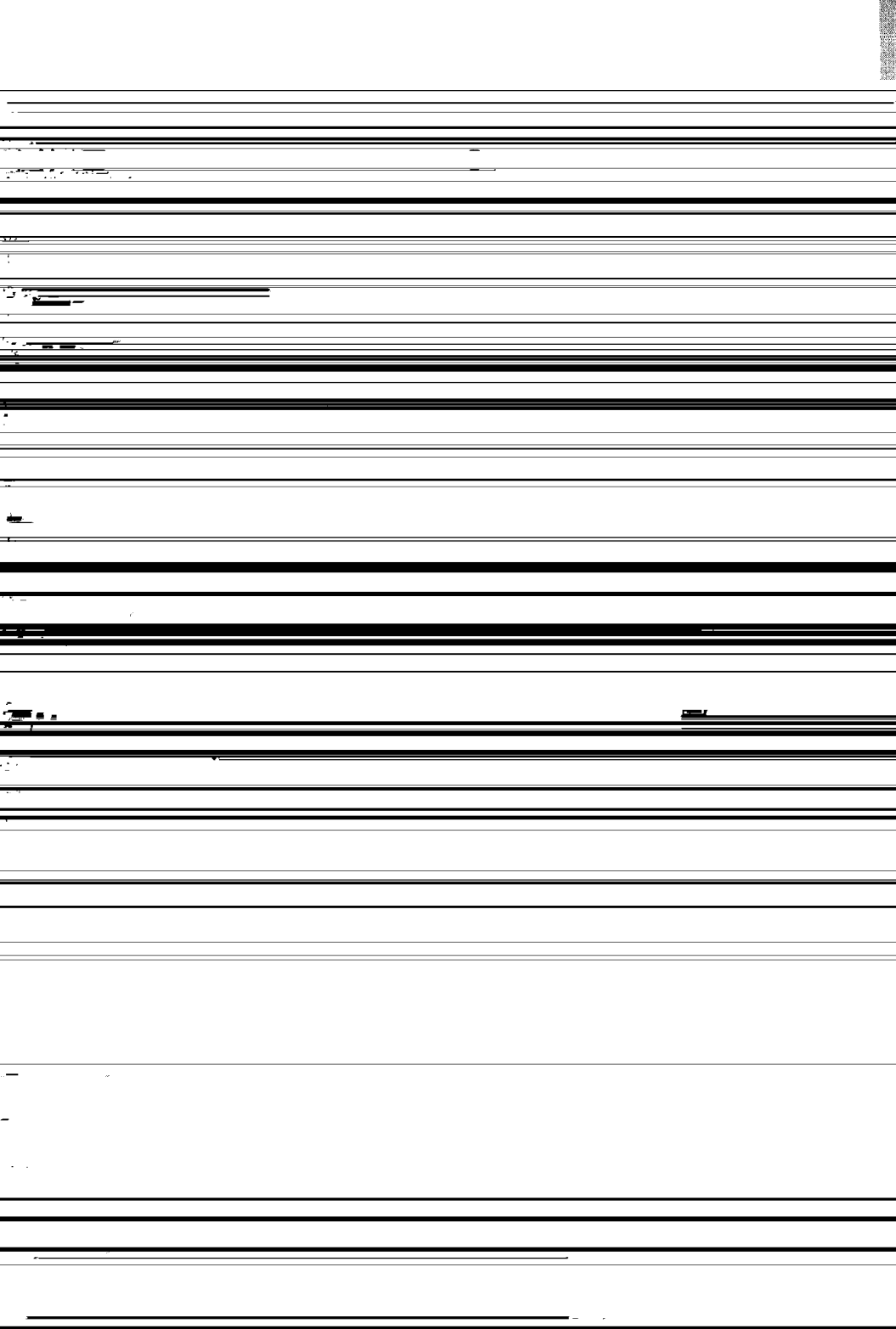
也许是靠了一班英美的贵族(在中国他们真的是贵族)的力量吧，由上海到莫干山，一路上真是方便。铁路局特别为游山者设了种种的便利的运输方法，到了艮山门(杭州的近郊)早有一列小火车在等着我们到拱宸桥了；到了拱宸桥，又早有一艘汽船在等着我们到莫干山前的三桥埠了；到了三桥埠，又早有许多轿夫挑夫在等着我们了。上了轿，行李无论多少，都不用自己费心，花了挑力，他们自然会把这些东西送上来，一件也不会少。比我们苏州扬州的旅行，还要利便得多。一点麻烦也没有，车轿夫包围之祸也没有。如果旅行是如此的利便，我们真要不以旅行为苦而以为乐了；如果天目，雁荡，峨嵋，泰山诸名胜，也有那末样的利便，我想中国一定可以有不少人会诱起旅行的兴趣的。

① 根据《山中的历日》一文所说日期以及本文文末所列写作月日，此处之“二十四日”疑为“二十二日”之误。——编者注

话说到此，我们却不能光羡慕他们洋贵族的有福气，光嫉忌他们的有势力。我们自己不去要求，不去创造，幸福与势力，自然不会从天而降了。原来他们到了一个地方，看不惯的事，就要设法改革，一受了什么委屈，就是大声控诉（不管这些控诉是否有效），与个人，与公共有妨碍或不便利的地方，便要写信或亲自去闹，去质问；人人如此的注意到，如此的关心到，个人与公共的幸福与势力，当事者自然的会一天天的晓得改良，以适应大家的需要，以免得大家的责备了，自然的会注意到个人与公共的安全与幸福了。试问我们有没有如此的注意到，关心到自己的与公共的幸福呢？请想一想，我们自己愧也不愧！

在《山中通信》这么清雅的题目之下，却一开头便写上这么一段的大议论，也许要引起一般雅士的厌弃，好在我的通信本也不预备给那些雅士看的。

沿路的景物真不坏，江南的春夏原是一副天上乐园的景色。一路上没有一块荒土，都是绿的稻，绿的树，绿的桑林。偶然见些池塘，也都有粗大的荷叶与细小的菱叶浮泛在水面。在汽船上，沿河都是桑林与芦苇。有几个地方，水的中央突出了一块桑田，四周都是碧油油的水，水面上浮着不少的绿萍，一二小舟，在那里徐徐的往来，仿佛是拾菱角的吧。我们的船一经过，大浪便冲上这些岸边，至少有千百的浮萍是被水带上岸滩而枯死的。轿子走了一段平路，便上山了。他们抬得真吃力：前面的一个，汗珠如黄豆大，滴在山石上，我初次还错认为下雨；后面的两个，急促的喘声，却自然而然的会使人起了一种不安之心。走到太高峭之处，有时我们也下轿来步行，以减轻他们的劳苦，这自然使他们很高兴。轿夫大都是温州人，他们说的不三不四的官话，一听就知道是我的半同乡。五时上轿，到了八时才到滴翠轩。因为夜色朦胧，山径两旁的风光却不曾领略得到。晚霞留在山峰，云色至为绚烂；将圆的明月，同时在我们的后面升起；到了林径时，月光照在竹林，照在轿



二位，心南也同去，恰好他们在吃饭，便同吃了。那里真是一所 Modernized^① 的旅馆，什么都有，电灯，风扇以及一切的设备，使我们不晓得自己是在山中，如果前面没有山，耳中没有听见潺潺的水声。可惜位置太低了，没有风，远不如滴翠轩之凉爽。

与他们回到滴翠轩，说是步月，那月光却暗淡已极，白云一堆堆的拥挤在天上。谈了一会，我去洗了一个澡，并没有什么设备，不过是冷热水同倒在一个大铅桶中而已。洗完了澡，他们已经去了，说是：明日也搬到这里来住，因为凉爽。晚，先在心南房里同睡。蚊子颇不少。

以后的话，下次的信再说；为了夜，什么东西也看不清，什么地方也未去，山上的风物和形势，毫不知道，只好止于此了。

再者，还有一件事未说：我们的汽船到了武康县左近时，见到无数的裸体小孩在水中立着泅着，住屋多半用木柱建在水上，颇像秦淮河两旁，水之不洁亦略相似。最可怪者，乃是有许多家的屋下，木柱之旁，建了不少的厕所，其形式颇似寺观中之所有者；一船的洋贵族，连我们，都很注意这种未之前见的奇景。我们真会废地利用呀！

7月24日早

（《山中杂记》，开明书店1927年1月出版）

① 英文，现代化。

月夜之话

是在山中的第三夜了。月色是皎洁无比，看着她渐渐的由东方升了起来。蝉声叽——叽——叽——的曼长的叫着，岭下涧水潺潺的流声，隐略的可以听见，此外，便什么声音都没有了。月如银的圆盘般大，静定的挂在晚天中，星没有几颗，疏朗朗的间缀于蓝天中，如美人身上披着蓝天鹅绒的晚衣，缀了几颗不规则的宝石。大家都把自己的摇椅移到东廊上坐着。

初升的月，如水银似的白，把她的光笼罩在一切的东西上；柱影与人影，粗黑的向西边的地上倒映着。山呀，田地呀，树林呀，对面的许多所的屋呀，都朦朦胧胧的不大看得清楚，正如我们初从倦眠中醒了来，睁开了眼去看四周的东西，还如在渺茫梦境中似的；又如把这些东西都幕上了一层轻巧细密的冰纱，它们在纱外望着，只能隐约的看见它们的轮廓；又如春雨连朝，天色昏暗，极细极细的雨丝，随风飘拂着，我们立在红楼上，由这些蒙雨织成的帘中向外望着。那末样的静美，那末样柔秀的融和的情调，真非身临其境的人不能说得出的。

“那末好的月呀！”擘黄先生赞赏似的叹美着。

同浴于这个明明的月光中的，还有梦旦先生和心南先生。静悄悄的，各人都随意的躺在他的摇椅上，各自在默想他的崇高的思绪。也不知道有多少秒，多少分，多少刻的时间是过去了，红栏杆外是月光，蝉声与溪声，红栏杆内是月光照浴着的几个静思的人。

月光光，
照河塘，
骑竹马，
过横塘。
横塘水深不得过，
娘子牵船来接郎。
问郎长，问郎短，
问郎此去何时返。

心南先生的女公子依真跳跃着的由西边跑了过来，嘴里这样的唱着。那清脆的歌声漫溢于朦胧的空中，如一塘静水中起了一个水沓似的，立刻一圈一圈的扩大到整个塘面。

“这是各处都有的儿歌，辜鸿铭曾选入他的《幼学弦歌》中。”梦旦先生说。他真是一个健谈的人，又恳挚，又多见闻，凡是听过他的话的人，总不肯半途走了开去。

“福州还有一首大家都知道的民歌，也是以月为背景的，真是不坏。”梦旦先生接着说；于是他便背诵出了这一首歌。

原文：

共哥相约月出来，
怎样月出哥未来？
没是奴家月出早？
没是哥家月出迟？
不论月出早与迟，
恐怕我哥未肯来。
当日我哥未娶嫂，
三十无月哥也来。

译文：

与他相约月出来，
怎么月出了他还未来？
莫不是我家月出得早？
莫不是他家月出得迟？
不论月出早与迟，
只怕他是不肯来了吧！
当日他没有娶妻时，
没有月的三十夜也还来呢。

这首歌的又真挚又曲折的情绪，立刻把大家捉住了。像那末好的情歌，真不多见。

“我真想把它钞录了下来呢！”我说。于是梦旦先生又逐句的背念了一遍，我便录了下来。

“大约是又成了《山中通信》的资料吧，”擘黄先生笑着说道，他今天刚看见我写着《山中通信》。

“也许是的，但这样的好词，不写了下来，未免太可惜了。”

“我也有一个，索性你再写了吧。”擘黄说。

我端正了笔等着他。

七月七夕鹊填桥，
牛郎织女渡天河。
人人都说神仙好，
一年一度算什么！

“最后一句真好，凡是咏七夕的诗，恐怕不见得有那样透彻的口气吧。可见民歌好的不少，只在自己去搜集而已。”擘黄说。

大家的话匣子一开，沉静的气氛立刻打破了，每个人都高高兴兴的谈着唱着，浑忘了皎洁月光与其他一切。月已升得很高，倒向西边的柱影，已渐渐的短了。

梦旦先生道：“还有一首歌，你们听人说过没有？”

“采蘋你去问秋英，
怎么姑爷跌满身？”
“他说：相公家里回，
也无火把也无灯。”

“既无火把也要灯！
他说相公家里回，
怎么姑爷跌满身？
采蘋你去问秋英！”

“是的，听见过的，”肇黄说，“但其层次与说话之语气颇不易分得出明白。”

“大约是小姐见姑爷夜间回来，跌了一身的泥，不由得起了疑心，便叫丫头采蘋去问跟班秋英。采蘋回到小姐那里，转述秋英的话，相公之所以跌得一身泥者，因由家里回来，夜色黑漆漆的，又无火把又无灯笼也。第二首完全是小姐的话，她的疑心还未释，相公既由家回，如无火把也要有灯，怎么会跌得一身泥？于是再叫采蘋去问秋英。虽然是如连环诗似的二首，前后的意思却很不同。每个人的口气也都逼真的像。”梦旦先生说。

经了这样一解释，这首诗，真的也成了一首名作了。

真鸟仔，
啄瓦檐，

奴哥无“母”这数年。
 看见街上人讨“母”，
 奴哥目泪挂目檐。
 有的有，没的没，
 有人老婆连小婆！
 只愿天下作大水，
 流来流去齐齐没。

这一首也是这一夜采得的好诗，但恐非“非福州人”所能了解。所谓“真鸟仔”者，即小麻雀也。“母”者，即女子也，即所谓公母之“母”是也。“奴哥”者，擘黄以为是他人称他的，我则以为是自称的口气。兹译之如下：

小小的麻雀儿，
 在瓦檐前啄着，啄着，
 我是这许多年还没有妻呀！
 看见街上人家闹洋洋的娶亲，
 我不由得双泪挂眼边。
 有的有，没有的没有，
 有的人，有了妻，却还要小老婆。
 但愿天下起了大水，
 流来流去，使大家一齐都没有。

这个译文，意思未见得错，音调的美却完全没有了。所以要保存民歌的绝对的美，似非用方言写出来不可。

这一夜，是在山上说得最舒畅的一夜，直到了大家都微微的呵欠着，方才散了，各进房门去睡。第二夜，月光也不坏。我却忙着写稿子；再一夜，天色却不佳，梦旦先生和擘黄又忙着收拾行囊，预

备第二天一早下山。像这样舒畅的夜谈，却终于只有这一夜，这一夜呀！

1926年9月14日

（选自《山中杂记》，开明书店1927年1月出版）